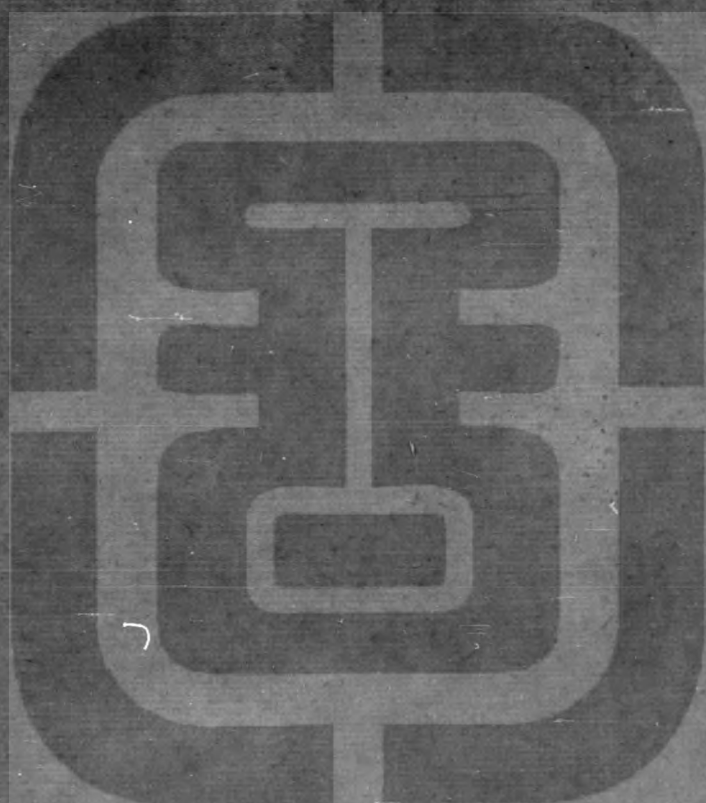




烏臺詩案

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

御史臺根勘所元豐二年七月四日准中書批送下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臣伏見祠
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蘇軾謝上表其中有言愚
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愚
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嘆驚夫小人為邪
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燭則其類自消固未有如軾
為惡不悛怙終自若謗訕譏罵無所不為道路之人

則又以為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唱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今更明上章疏肆為詆誚無所忌憚矣夫出而事主所懷如此世之大惡何以復加昔成王戒康叔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不可不殺蓋習俗汚陋難以丕變不如是不足以作民而新之况今法度未完風俗未一正宜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如軾之惡可以止而勿治乎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伏望

陛下特賜留神取進止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垂拱殿進呈奉
聖旨送中書

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

太子中允集賢殿校理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
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且

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為少然其大不過變亂事實造作讒說以為搖奪沮壞之計其次

又不過腹誹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
已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謔嫚罵而無復人臣
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

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
強半在城中

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終無術

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
田

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
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
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其尤甚者至
遠引秦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
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然
臣切考歷古以來書傳所載其間擾攘之世上之人
雖有失德之行違道之政而逆節不軌之臣苟能正
其短以動搖人心亦必回容顧避自託於忠順之名
而後敢出此恭惟

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後世可謂克舜
之用心矣軾在此時以苟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
為省郎職在文館典領寄任又皆古所謂二千石臣
獨不知

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為悖慢無所畏忌
以至如是且人道之所自立者以有義而無逃於天
地之間者義莫如君臣軾之所為忍出於此其能知
有君臣之義乎夫為人臣者苟能充無義之心徃以
為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然則

陛下其能保軾之不為此乎昔者治古之隆責私議
之殊說命之曰不收之民狃於姦宄敗常亂俗雖細
不宥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
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收不宥而已
伏望

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
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即行四冊謹具進呈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
政殿進呈奉

聖旨送中書

國子博士李宜之狀

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璧鎮有本鎮居止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璧張氏園亭記記內有一節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徇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宜之看詳上件文字義理不順言必

仕則忘其身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以亂取士之法又軾言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又軾稱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宜之詳此即知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軾有不必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又軾稱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徇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顯涉譏諷乞賜根勘

御史中丞李定劄子

相公介有孝也
無以爲孝思之
以爲恨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臣切見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及上聖興作新進仕者非軾之所合軾自度終不為朝廷獎用銜怨懷怒恣行醜詆見於文字衆所共知或有燕蝠之譏或有竇梁之比其言雖屬所憾其意不無所寓訕上罵下法所不宥臣切謂軾有可廢之罪四臣請陳之昔者堯不誅四凶而至舜則流放竄殛之蓋其惡始見於天下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

此一可廢也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隨焉

陛下所以待軾者可謂盡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辯當官侮慢不循

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

陛下之化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先王之法當誅此三可廢也書刑故無小知而為與夫不知而為者異也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體訕上有

誅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
獎更法之意又

陛下脩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非為是此
四可廢也而尚容于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臣伏
惟

陛下動靜語默惟道之從興除制作肇新百度謂宜
可以於變天下而至今未至純者殆以軾輩虛名浮
論足以感動衆人故也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姦罪有
不容其敢苟止伏望

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
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有補於世豈細也哉
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

聖旨後批四狀并冊子七月三日進呈奉

聖旨送御史臺根勘聞奏

御史臺檢會送到冊子

檢會送到冊子題名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
集全冊內除目錄更不抄寫外其三卷並錄付中書
門下奏據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祠部

員外郎直史館蘇軾為作詩賦并諸般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寮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誨為留蘇軾譏諷文字及上書奏事不實按并劄子二道者

供狀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年四十四歲本貫眉州眉山縣高祖岵曾祖杲並不仕祖序故任大理評事致仕累贈職方員外郎父洵故任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都官員外郎軾嘉祐二年進士及策初任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未赴任間應中制科授大理評事鳳翔

府僉判覃思轉大理寺丞磨勘轉殿中丞差判登聞鼓院試館職除直史館丁父憂服闋差判官誥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封府推官磨勘轉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就差知密州磨勘轉祠部員外郎就差知河中府未到任改差知徐州未滿就移知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歷任舉主陝西轉運副使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提點兩浙刑獄晁端彦舉外擢任使權兩浙提刑潘良器京東安撫使向京並舉召還侍從權京東路轉運副使王居卿轉運判官李察並

舉不次清要任使安撫使陳薦蘇澥舉外陟侍從提
舉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提刑孔宗翰奏乞召還
禁近運判章奏乞召寘侍從安撫使葉廉奏乞顯用
提舉李孝孫乞召還侍從安撫使賈昌衡奏乞召還
近侍軾任鳳翔府僉判日為中元節假不過知府聽
罰銅八斤任杭州府通判日不舉馭王文敏盜官錢
官員公按罰銅八斤皆公罰別無過紀歟招登科後
來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
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衆人傳看
以軾所言為當軾與張方平王詵李清臣黃庭堅司
馬光范鎮孫覺李常曾鞏周啟蘇轍王鞏劉摯陳襄
錢藻顏復盛僑王紛錢世宏吳瑄王安上杜子方戚
秉道陳珪相識其人等與軾意相同即是與朝廷新
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
譏諷文字寄與如後

與王詵往來詩賦

一與王詵干涉事記熙寧二年軾在京授差遣王詵
作駙馬後軾去王詵宅與王詵寫作詩賦并蓮花經

等本人累經送酒食茶果等與軾當年內王誥又送弓一張箭十隻包指十箇與軾熙寧八年成都僧惟簡託軾在京求師號軾遂將本家元收畫一軸送與王誥稱是川僧畫覓師號王誥允許當年有秘丞柳詢家貧千軾軾為無錢得犀一株送與王誥稱是柳秘丞犀欲賣三十貫王誥云不須得犀遂送錢三十貫與柳詢軾與王誥處得師號一道當年內有相國寺僧思大師告軾與王誥處與小師覓紫衣一道仍將到吳生畫佛入涅槃一軸董為水障一又床屏雀

竹一徐熙畫桃花一軸朱繇武宗元畫鬼神二軸說與王誥知後將佛入涅槃及桃花雀竹等與王誥朱繇武宗元畫鬼神軾自收留於誥處換得紫衣二道與思大師當年軾將畫三十六軸各有唐賢題名託王誥令人裝褙其物料手工並是王誥出備當年軾通判欲赴任王誥送到茶藥紙筆硯鯊魚皮紫茸繒翠藤簾等軾畱下十一月到任熙寧五年內王誥送到官酒十瓶果子兩筭與軾熙寧六年內遊孤山詩寄誥除無譏諷外有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

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又
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以譏諷朝廷
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無術歸
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摸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
鷲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濟
又恐朝廷不從乃以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并戲子由
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兩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
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陞楯即汝雖長何
益乃兩立我雖短幸休居言第轍家貧官卑而身材

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即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
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
術是時朝廷新興法律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
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
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譏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
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齋益甘似蜜以譏諷
朝廷新開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謫官吏惟學官
無吏責也第轍為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
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

饑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果生所慙今不耻矣以譏
諷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欲與言心知其
非口啗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鹽司意不喜其人然
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陽虎也又山村詩第三首
云烟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
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軾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
刀杖故取前漢龍龔遂令人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為帶刀佩犢意言但將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劔而
買牛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以譏諷朝廷鹽法太

峻不便也又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鑱慚愧春山
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意山中
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笋蕨充飢時鹽法峻急
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人則能聞韶
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諷鹽法太急
也第四首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羸
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雖得青
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
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糴錢今此更添青苗助

後錢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譏諷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又差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法星火急誰能卹農耕晝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泣愁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胡堋淺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軾為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軾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

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軾宣言開得不便軾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軾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識於此哉故云寄言故山友慎勿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以妨農事也軾於上件年分

寫上件詩賦與王詵熙寧六年春軾為嫁甥女問王
詵借錢二百貫其年秋又借到錢一百文自後未曾
還又熙寧八年內王詵曾送到官酒六瓶并果子藥
等與軾亦嘗有書簡往復當年并熙寧九年內作薄
薄酒又水調歌頭一首復有杞菊賦一首并引不合
云及移守膠西意其一飽而始至之日齋館索然不
堪其憂以非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齋醞厨
薄事皆索然無備也軾又作超然臺記云始至之日
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意言連年蝗虫盜賊

獄訟之多非諷朝廷政事關失并新法不便所致及
云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以非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
錢太甚又於上件年分節次抄寫上件詩賦等寄與
王詵熙寧九年軾寫書與王詵為一婢秋蟾欲削髮
出家作尼并有相識僧行杭州人各求祠部一道當
說與王詵自後未取約熙寧十年二月到京王詵送
到茶菓酒食等三月初一日王詵送到簡帖來日約
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見次日軾與王詵相見令姨姪
六七人出斟酒下食數內有債奴問軾求曲子軾遂

作洞僊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次日王詵送韓幹
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跋尾不合作詩云王良挾
矢飛上天何必俯首求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諷執
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馭者何必折節
干求進用也當月軾又薦會傳神僧為王詵寫真乞
得紫衣一道四月赴任徐州王詵曾送到羊羔兒酒
四瓶乳糖獅子四枚龍腦面花象板裙帶繫頭子錦
段之類與軾九月間軾託王鞏到京見王詵時覓祠
部一兩道與相知僧十月內王鞏書來云王詵已許

諾未取今年八月二十八日俱出與王詵相識借得
錢物并寄杞菊賦超然臺記題韓幹馬詩與王詵因
依又隱諱不曾作開運鹽河詩寄王詵情由蒙會問
到王詵狀并被王詵申送到開運鹽河詩賦軾於九
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七日方具實招其膈日遊孤山
詩戲子由詩山村詩元准

聖旨係降印行冊子內詩其後杞菊賦超然臺記韓
幹馬詩開運鹽河詩即不係

朝旨降到冊子內

與王詵作寶繪堂記

一與王鞏干涉事、熙寧五年內、鞏言、王詵說賢兄與他作寶繪堂記、內有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數句、軾答云、不使則已、即不曾改、軾先與將官雷勝、并同官寄居等一十人出獵等詩各一首、計十首、並無譏諷、軾後批請定國將此獵詩轉示晉卿都尉、當輸我一籌也、王鞏字定國、王詵字晉卿、王詵令書表司張遵、寄軾詩十首、并後序云、子瞻所寄新詩、并獵會事迹、誇示一

時之樂、余因回示報樂侍寢清歌者雲英等、凡十有一、輒効子瞻十家之詩、各以其名製詞一篇、寄子瞻、不知却復輸此一籌否、其意說富貴作樂飲燕、即無譏諷、軾字子瞻、鞏向真廟朝裏尊禮、揚大年時人稱之、今王詵尊禮子瞻、亦同年爾、軾言到家、遶着難時節、王詵言向因世居事後也、曾到登對、奏知今後不敢與人往還、上乃宣諭、詵云、如溫良之士大夫、往還亦自無害、軾言次第自家是不溫良底也、其上件詩不係冊子內、

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并詩

一與李清臣干涉事、熙寧九年、軾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其譏諷已在王詵項內、聲說、熙寧十年、軾知徐州日、六月內、李清臣因沂山龍神祈雨有應、作詩一首、寄軾、其詩曰、南山高峻層北山、亦嶠崿坐看兩山雲、出沒雲行如驅歸、若呼始覺山有靈物、鬱鬱其焚蘭、罩罩其繫鼓、祝屢祝、巫屢舞、我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央央、雲散諸岑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閉山空音響絕、軾後作

一首、與李清臣、其詩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南城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饑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年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除無譏諷外、有不合言、本因龍神慵懶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

燹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
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軾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
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來相謁戲笑、言承見示詩、只
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李清臣答第轍二首、於詩
後批云、可求子瞻、和云、匙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
可消憂、綠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為方外遊、草亂不
容移馬迹、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
翩翩海上鷗、軾却作詩二首、和李清臣、其內一首云、
五十塵勞尚足留、閑門却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

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
登樓、美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
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
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
因諫而死、軾為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以朱雲自
比、意言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軾未許與朱雲地
下遊、王粲是魏武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荊州、依
託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軾為屢言新法
不便、不蒙施行、有罷官懷鄉思歸之意、亦欲作此賦

也。軾又用第轍韻與李清臣六首。內一首云：城南短
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王庇民君有道，樂天
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汪云：邦直家開作新
中舞者甚多。

詩斷送秋。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鬚不。清臣

字道，那再次元韻，有一首云：東萊嘗恨少同遊，得遇高

人蘇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

定及三千首，濶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

君還記劇談不。轍字子由，清臣差脩國史。軾賦詩二

首送清臣，其詩內一首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

策不緣麟。付君此事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

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两眼明如鏡，休

把春秋坐素臣。謂軾於

仁廟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

帝時人，追論秦之得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軾妄以

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軾所進論，故將

詩與李清臣。軾在臺於八月二十八日准問目，擬軾

供到與人往還詩，有所未盡，軾供出所與清臣唱和

詩，即不係

朝旨降到冊子內

次韻章傳

一與章傳干涉事、章傳字傳道、熙寧六年正月內詩、次章傳韻和荅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實、效顰豈不欲、須質謝鐫鏤、所引梁冀竇憲、並是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軾詆毀當時執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馬融、苟容依附也、其上件詩、係印行冊子、准

朝旨降到者、

送劉述吏部

一與劉述干涉事、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軾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諷朝廷、諸路遣使及致將官、張皇不便、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資污斤斧、保甲連村團未編、方田訟謀紛

如雨、邇來手實降新書、決剔根株、旁脉縷、詔書惻怛
信深厚、使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度屢更、事
目煩多、更不能曉、又云、况復年來苦饑饉、剥盡草木
啖桑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虫生翅股、憂來洗
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
紅裙踏筵舞、汪云近齋厨索然可笑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只
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
意謂邇來饑饉飛蝗蔽天之甚、以譏諷朝廷、政事關
失、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云、酒食無備、齋厨索然、以

譏諷朝廷、行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多、旱蝗又
甚、二政臣藩尚如此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信令
歸、但軾貪祿、未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四方冠蓋
闐如雲、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朝廷、近日提舉官
所至生事、苛碎、故劉述欲棄官歸湖州也、軾在臺八
月二十二日、准問目、仰軾供具、自來做過是何文字
軾說曾寄劉述吏部上件詩、因依其詩、即不係
朝旨降到冊子內、

寄周敏諸詩

一與周放干涉事。軾熙寧五年六月任杭州通判日。逐從寄所作山村詩。其譏諷意已在王詵項內聲說。并留題徑山詩。其譏諷已在蘇轍項內聲說。及和述古舍人冬日牡丹絕句。有譏諷意。已在陳襄項內聲說。即節次寄與周放。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人為同年。自來相知。本人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劃得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將去。

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已。訴之鳳凰。鳳凰是百鳥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却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話戲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隔得一兩日。周放李行中二人亦來臨安。與軾同遊徑山。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放作詩一首。與軾。

即無譏諷、次韻和荅、兼贈舜舉云、舖餽醉方熟、酒面
喚不醒、柰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其意以譏諷王庭
老等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元豐三年六月十三日
軾知湖州有周放作詩寄軾、軾荅云、政拙年年祈水
旱、民勞處處避嘲嘔、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
易搜、事道故因慚孔孟、扶顛未可責由求、此詩自言
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
盜賊、夫後數起、民蒙其害、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
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云、事道故因慚孔孟、扶顛未
可責由求、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事道也、故有慚
於孔孟、孔子責由求云、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
用彼相矣、顛謂顛仆也、意以譏諷朝廷大臣、不能扶
正其顛仆、軾在臺於九月十四日准問目有無未盡
事、軾供出上件詩、因依不係

朝旨降冊子內

與子由詩

一與弟轍干涉事、熙寧四年十月、軾赴杭州時、弟轍
至穎州相別、後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穎州別子由

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為第轍曾在制、置條例、克檢諄文字、爭議新法不合乞罷、說第轍去之果決意、亦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也、當年十二月內、軾初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獨眠林下亭、覩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破車從此誓、子來何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意謂新法青苗助發等事、煩雜不可辯、亦言已才力不能勝任也、熙寧六年內、遊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譏諷朝廷之用人多是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閑之處為樂也、其詩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杭州觀潮五首

一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五首、寫在本州安濟亭上、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

朝旨禁斷、軾謂

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
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言此事之不可成、必譏諷朝廷水
利之難成也、軾八月二十二日在臺、虛稱言鹽法之
為害等情、由逐次隱諱、不說情實、二十四日、再勘、方
招、其詩係冊子內、

和黃庭堅古韻

一元豐元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
二封、并古詩二首、與軾、其書內一節云、伏惟閣下學
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正言

見排、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其古
風六首、第一首云、江梅有嘉實、結根桃李場、桃李終
不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
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黃、得升
桃李盤、以遠亦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取
本根在、棄捐庸何傷、第二首云、長松出澗壑、千聞里
風聲、上有百尺蓋、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
平生、豎和不病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大
早計、大小材則殊、氣味苦相似、軾答書一封、除無譏

諷外云、觀其文以求其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不能援進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答和古風云、嘉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寸、玉食慘無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稂莠之奪嘉穀、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隱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看蟠桃、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月息、比庭堅於

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詩云、憂心悄悄、憊于群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元豐元年二月三十日、軾作文同學士祭文一首、寄黃庭堅看、此文除無譏諷外、云道之難行、哀哉吾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予、意言軾屬曾言新法不便、不蒙朝廷施行、是道不行、軾孤立無徒、故人皆舍之而去、無有相告語者、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與軾故舊者、皆以進退得喪易其心、不存故舊之義、軾在臺於九月二十三日、准問目、據軾供說、其間隱諱、有未盡者、比聞

北京留守司取問根驗得軾元寫去黃庭堅譏諷書并祭文於六月十六日再奉取問軾將寄黃庭堅文字看詳軾方畫供荅其意並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與王紛作碑文

一元豐元年六月王紛寄到僧祖禹偁內翰神道碑示軾求軾題碑陰軾於當月五日寄與王紛此文除無譏諷外不合云使其不幸而立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又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意謂今日進用之人為衆邪又言今時所行新法係天下安危故言衆邪之間安危之際也又謂

天子今時進用之人皆斗筭穿窬之流皆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并新法不便也又云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頤亦以譏諷今時進用之人謂之鄙夫言拜公之像心愧而汗顏也軾在臺於九月三日准問有無盡供荅因依即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與劉攽通判唱和

一熙寧三年、劉攽通判泰州、軾作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唯可飲醇酒、言當學阮藉、口不臧否人物、唯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若耳不聞而口不問也、熙寧四年十月內、赴杭州通判、到楊州、有劉攽、并館職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軾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為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久漂泊、筆硯誰能弄、我

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邇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况逢賢王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闐、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六年九月內、軾和劉攽寄秦字韻詩云、白髮相看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諷朝廷近日更立新法、事尤多也、當年十一月內、劉攽聞人唱軾新作詩一首、相戲寄軾、即無譏諷、軾和本人詩一首云、十載漂然

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風最好時、除無譏諷外、不合引賀、拔基以錐刺其子舌、以戒言語事、戲劉敏、又引郭舒狂言、為王敦炙其眉、以自比、皆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軾八月二十日准問目、具述作文字供說、已在前項、

與湖州知州孫覺詩

一熙寧五年十二月、作詩、因任杭州通判日、蒙運司

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湖州知州孫覺相見、軾作詩與孫覺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軾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時事、是亦軾意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說亦不盡、又云、天目山前綠浸蕪、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埭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又次年寄詩云、徙倚和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意何窮、問牒知秦過、看山識禹功、稻濃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遊慰遲暮、覓句效兒童、

北望苕溪轉、遙憐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上件詩、除無譏諷外、不合云、作堤埧水非吾事、閑送
苕溪入太湖、軾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
相度堤埧、軾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時世與昔不
同、而水利不便而然也、軾在臺於九月三日供狀時、
不合云上件詩無譏諷外、再蒙會勘、方招、其詩係印
行冊子、

送錢藻知婺州

一熙寧三年三月、作詩送錢藻知婺州、舊例、館閣補

外任同舍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詩、欲各分韻作
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即無訛諷、軾分得英
字韻、作古詩一首、送錢藻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
明、聊紆東陽綏、一濯滄浪纓、平生好山水、未到意已
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恰恨居者
情、吾君方急賢、日旰伏延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
卿、子不少自愧、高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
枰、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除無訛諷外、言朝
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速出為郡、不少自強勉

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便之故也、元豐三年三月內、軾曾將相識僧行脚色、寫書與弟轍、令送與錢藻、問錢藻房第、駙馬都尉錢景臻、問祠部紫衣各一道、既不識景臻、其祠部亦不曾取上件冊子內、

送張方平

一熙寧四年五月中、軾將赴杭州、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本人有詩一首送軾、軾只記得落句云、最好乘湖遊禪扉、其餘不記、即無譏諷、却有一詩送本人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要任、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八月內、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題封曰、樂全堂雜詠、拆開看、乃是張方平舊詩、今不記其詞、即無譏諷、軾作一詩題卷末、其詞云、人物已衰謝、微言難重尋、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軾言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軾意言晉元帝

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諷
今時風俗衰薄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
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清談、但感時之人
物衰謝、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
和南風琴、荒林蝸蛭亂、廢沼蛙
淫、遂欲掩西耳、臨
文但噫喑、意言軾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
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雜引佛老異論之書、文字雜
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
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蝸虫之紛亂、故遂掩耳不

欲論文也、又云蕭然王即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丘
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為悲吟、以王子晉
比王鞏、以浮丘伯比方平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愔
愔、據左氏、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
令尹子革諫王、其詩曰、祈招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用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
不能用、以及於難、其事即止於此、但軾不全記其詞、
軾欲張方平勿為虛言之詩、當作譏諷朝廷政事闕
失、如祭父作祈招之詩也、軾封題云、上還宣徽太尉

大父表姪蜀人蘇軾謹封、令王鞏將與張方平收却、
軾於九月三日准問目、有無未盡、即供具析、元不係
冊子內、

和李常來字韻

一熙寧八年六月、李常來字韻詩一首、與軾、即無譏
諷、軾依韻和荅云、何人勸我此中來、絃管生衣甌有
埃、綠蟻沾唇無百斛、蝗虫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
窮寇、洒涕循城掩棄骸、為郡鮮懽君莫笑、何如塵土
走章臺、此詩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

酒不得過百石、致管絃生衣、甌有塵、及言蝗虫盜賊、
灾傷饑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
所致也、軾九月十四日准問目、有無未盡、軾供曾和
李常等詩、即不係冊子內、

為王安上作公堂記

一元豐元年七月、為王安上作公堂記、軾知徐州滕
縣、贊善大夫范純粹、脩葺本州廨宇、極齊整、本官替
去、軾作滕縣公堂記一首、與范純粹、交代知縣王安
上、寺丞立石在本縣、即不曾寄范純粹、其記多不具

軾此記大率譏諷朝廷新法已來、減削公使錢、裁損當直、公人不許修造屋宇、故所在官舍、例皆壞陋也、軾准問目、有無不盡、供說因依、即不係冊子內、

楊州贈劉摯孫洙

一熙寧四年十月、軾赴杭州通判、到杭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事、謫降湖南、并一般館職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軾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為韻、內贈劉摯詩、元詩寄劉摯、因循不曾寫寄、本人只曾與孫洙詩、一處寫寄孫洙、其贈劉摯詩云、莫落

江湖上、遂與屈子隣、意謂屈原放逐潭湘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放言與屈子相隣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為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為當、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言皆先王之陳迹也、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軾意以譏諷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及出而試用、大謬戾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上件詩係冊子內、并元

豐元年九月十八日、寫書寄劉摯云、定國見臨數日、有詩可取、王鞏字定國、及次韻黃魯直詩、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訖、

次韻潛師放魚詩

一元豐元年四月中、作次韻潛師放魚詩一首、軾知徐州日、有相識浙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魚放生、後作詩一首、即無譏諷、軾依韻和詩一首、與本人云、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畧未除吾類泚、左傳云、如魚類尾橫流、而方楊鬻、注云魚勞則尾赤

亦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役夫數起、軾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畧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不為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所以致大水之災也、軾在臺於十月十二日、准問目有無未盡、軾供因依、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知徐州作日喻一篇

一元豐元年軾知徐州、十月十三日、在本州監酒正字吳瑄鎖廳、得解赴省試、軾作文一篇、名為日喻、以

譏諷近日科場之士、但務求進、不務積學、故皆空言而無所得、以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新法不便也。軾在臺於九月十三日准問目有無未盡、軾供說因依係冊子內。

為錢公輔作哀辭

一元豐元年、軾知徐州、熙寧七年五月、軾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道經常州、見錢公輔子世雄、是時公輔已身亡、世雄要軾作公輔哀辭、軾之意、除無譏諷外、云、載觀之世之人兮、世悍堅而莫容、為公輔曾輔為

人方正、世人不能容、為公輔曾繳王疇樞密詞頭、因此謫官、後來朝廷亦不甚進用、意以譏諷責降公輔非罪、及朝廷不能進用公輔也。又云、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意以譏諷今時之人正邪混、不分曲直、吾無所取則也。軾於九月准問目供出因依不係到冊子內。

與僧居則作大悲閣記

一熙寧八年、軾知徐州日、有杭州鹽官縣安國寺相識僧居則、請軾作大悲閣記、意謂舊日科場以賦取

人賦題所出、多關涉天文地理、禮樂律曆、故學者不敢不留意、於此等事、今來科場、以大義取人、故學者只務空言高論、而無實學、以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法度不便也、軾在臺九月三日、准問目供具、因依不係降到冊子內

與鳧繹先生作文集序

一熙寧七年、軾知密州日、顏復寄書與軾云、為先父諱太初、自號鳧繹先生、求作文集引序、軾遂譏諷朝廷更改法度、使學者皆空言不便也、軾於九月三日

准問目有無未盡、軾供出、因依不係降到冊子內

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絕

一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時、知州係知制誥陳襄、字述古、是年冬十月內、一僧寺開牡丹數朵、陳襄作詩四絕、軾當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又云、當時只道鶴林僊、鮮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傳造化、直教霜拚放春妍、又云、花開時節雨連風、猶向霜林染爛紅、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又云、不憤清霜

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請韓
卽為染根、此詩皆譏諷、當時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
欲出新意、擘劃令小民不得暫閑也、其詩係冊子內

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

一熙寧十年、司馬光任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
宮、在西洛葺園、號獨樂、軾於是年五月六日作詩寄
題、除無譏諷外云、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
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効喑啞、四海蒼
生望司馬、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在執政、不得其

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姓字、終當進用、司馬光字君
實、曾言新法不便、與軾意合、既言終當進用、亦是譏
諷朝廷新法不便、終當用司馬光、光却喑啞不言、意望
依前攻擊、九月三日、准問目供訖、不合、虛稱無有譏
諷、再勘方招其詩、不係降到冊子內、

送曾鞏得燕字

一熙寧三年內、送曾鞏到詩簡、曾鞏字子固、是年准勅
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軾探
得燕字韻、作詩一首、送曾鞏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

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
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天老
思燕、却還江鮓美、遽厭天庖殮、但苦世論隘、聒耳如
蜩蟬、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聒
喧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
海鷁、以此比曾鞏橫才也、又熙寧五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軾答曾鞏書、除無譏諷外、其間有賦役毛起、鹽
事峻急、民不聊生、意言新法不便、煩碎如毛之冗、又
加鹽事太急、處處刑罰、民不堪命、軾在臺隱諱、蒙會
招、其詩无係准

到曾鞏狀、曾被人申送到上件簡帖、九月十七日方
朝旨降到、即行冊子內、簡帖即不係降到冊子內

湖州謝上表

一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赴任湖州謝上表云臣
荷

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

或能牧養小民、軾謂館職多年、未蒙不次進用、故言荷

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西州、又見

朝廷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少年、及與軾議論不合、故言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以譏諷

朝廷進用之人、多是徇時迎合、又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以譏諷

朝廷、多是生事搔擾、以奪農時、上件表係元准

朝旨坐到事節、

遊杭州風水洞留題

一熙寧七年、為通判杭州、於正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有本州節推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候、軾到、乃留題於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兒誇疾走、知君相待今安有、以譏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其詩即不曾寫與李佖、當年再遊風水洞、又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日益艱難、小人多務讒譟、軾度斯時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

容故欲棄官隱居也。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本臺准杭州十月十四日公文抄錄到上件詩一首。於十一月二日准問目。軾便具招。當時即不係降到冊子內。

和劉恕三首

一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有秘書劉恕。字道原。寄詩三首。軾依韻和。即不曾寄張師民。師民者。亦不曾識。除無譏諷外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相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

仁義為捷徑。以詩書為逆旅。俱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家。故云麥青青。又云。小人之顧祿。如鴟鵂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云。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惧。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辯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仔細窮。軾為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恕於是時自館中出監酒務。非敢怨時之不容。馬融謂鄭

康成吾道東矣、故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
怨之直、又韓愈云、冀北馬群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
紹昂昂、如獨鶴在鷄群、又淮南子、鷄知將旦、鶴知夜
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為鷄也、詩曰、且鶴知夜
知、烏之雌雄、意言今日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
鳥、不可辯雌雄、其詩在冊子內、

送蔡冠卿知饒州

一熙寧五年二月內、大理少卿蔡冠卿、准

勅差知饒州、軾作詩送之曰、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逐

笑語無不可、平時儻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
前坑阱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累、邇來變化驚何速、
昔號剛強今亦頗、怜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
拖、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
夢寐、人生不信長坎坷、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
酬魏顆、除無譏諷外、云橫前坑阱、衆所畏、以譏當時
朝廷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阱以陷之也、又
曰、布路金珠、誰不累、以譏諷朝廷用事之人、有順其
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路也、又云、邇來變化

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以譏諷士大夫為利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強、今亦然也、又云、伶君獨守廷尉法、言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罰、以致不進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不才、比羸牛、軾意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為良、言冠卿經歷艱阻、折挫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如夢寐、人生不信長坎坷、為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古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坎坷也、其詩係冊子內、

為張次山作寶墨堂記

一熙寧五年內、軾往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僉判張次山、有書求軾作本家寶墨堂記、除別無譏諷外、云、蜀之語曰、學書者紙廢、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軾以謂學醫者、當知醫書、以窮疾之本原、若今庸醫、瞽伎、投藥石以害人性、

命意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多不練事、驟施民政、喜怒不常、其害人甚於庸醫之末習、八月二十四日准問目供說因依即不係

朝旨降到冊子內

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

一熙寧五年、杭州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姓裴人家女亦在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臀杖二十、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事、差秀州

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沉香、前項三官因此衝替意、提刑陳睦及勘官張若濟、駁堪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秋風瑟瑟鳴枯荻、船閣荒涼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達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狗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已似種宿麥、忍饑待食明年赴、此詩除無譏諷外、云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

行復皎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來說月蝕蝦蟆精盧仝意比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軾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為陳珪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致銜替逐人後當感悟卒復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為公事也此詩係冊子內

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

一元豐二年八月九日與王鞏寫次韻黃魯直詩所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及十月中王鞏書來求軾作本宅三槐堂記并其父王素字仲儀真贊除無

譏諷外云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言祖宗朝若無此有德君子安能建國乎以言王旦父子也其真贊除無譏諷外云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不來麾之不散唯世臣巨室為能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止可商功利課殿最而已若緩急安衆決策須舊臣有德之人素所畏服者又云使新進之當人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有力而德望未

隆者雖有韓信白起之勇、張良陳平之智、亦不如世
臣宿將、人素畏服、成功速也、又云、彼窶人子、既陋且
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出
於貧賤、意見鄙儉、空多勞憂、不知為利也、軾八月二
十四日准問目供具、因依即不係

朝旨降到冊子內

謝錢顗送茶一首

一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日、因本路運司差往潤
州勾當公事、經過秀州、錢顗字安道、在秀州監酒稅、

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得顗作詩一首、送茶
與軾、復與詩一首、謝之、除無譏諷外、云、草茶無賴、空
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以譏世之小人、乍得權用、不
知上下之分、若不諂媚妖邪、即須頑獷狼劣、又云、體
輕雖欲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吟、亦以譏世之小人
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絕品非不佳、張禹縱
賢非骨鯁、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
謹飭、終非骨鯁之人、又云、收藏愛惜待嘉客、不敢包
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

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要貴者聞此詩當大怒也上
件詩係降到冊子內

送范鎮往西京

一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軾
昨知密州得替到閑城外借得范鎮園安泊鎮鄉里
世舊也其詩除無譏諷外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
難意以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闇於事理以
進為榮以退為辱范鎮前為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
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軾謂鎮舊日多論時事其

言深切聽者為恐意言鎮當時所言皆不便事也軾
九月三日在臺准問目供出其詩即不係降到冊子內

祭常山作放鷹一首

一熙寧八年五月軾知密州內於本州常山泉水處
祈雨有應軾遂立名為雲泉九年四月癸卯立石常
山之上除無譏諷外云堂堂在位有號不聞以譏諷
是時京東連年蝗旱訴聞隣郡百姓訴旱官吏多不
接狀依法檢放灾傷致令怨歎之聲盈于上下當時
之人耳如不聽故記有嗟呼之詩也去年祭常山回

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一首、題在本州小廳上、除無
譏諷外云、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麾、意取
西涼州主簿謝艾、州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
自比、若用軾為將、亦不減謝艾也、故作放鷹詩云、聖
朝若用軾為將、不減尚父能鷹揚、軾在臺供說、即不
係冊子內

後杞菊賦并引

一熙寧八年秋、軾知密州、連水縣、著作佐郎盛僑後
杞菊賦、并引其詞內、譏諷情意、已在王鞏項內、聲說

同李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

一熙寧五年、軾任通判杭州、於十二月內、與發運司
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內
第二首有譏諷、其意已在王詵項內、聲說

徐州觀百步溪詩

一熙寧十年、知徐州日、觀百步溪、作詩一篇、即無譏
諷、有本州教授舒煥、字堯文、和詩云、先生何人堪並
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日脚沉、水面沉雲天
一色、磷磷石若鐵、林兵翻激奔衝精甲日、岸頭旗幟

簇五馬、一檣飛艤信未下、入夜寒生波浪間、汗衣如
逐秋風乾、相忘河魚互出沒、得性沙鳥鳴間關、委蛇
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為難、築亭種柳恐不暇、天
下龍雨須公還、上件詩意無譏諷、所有山村詩、即不
曾寄呂仲甫、

張氏蘭皋園記

一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與張碩秀州撰宿州靈
壁鎮張氏蘭皋園記、即無譏諷、

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至御史臺

一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攝軾
前來、至六月十八日赴御史臺出頭、當日准問目、方
知奉

聖旨根勘、當月二十日、軾供狀時、除山村詩外、其餘
文字、並無干涉時事、二十二日、又虛稱更無往復詩
等文字、二十四日、又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等應
係干涉文字、二十四日、又虛稱即別不曾與文字往
還、三十日、却供通自來與人有詩賦往還人數姓名、
時又不說曾有黃庭堅譏諷文字等因、依再勘方招

外其餘前後供析語言因依等不同去處委是忘記
誤有供通即非諱避軾有此罪愆甘伏

朝典十月十五日奉

御實批見勘治蘇軾公事應内外文武官首與蘇軾
交往以文字譏諷政事該取會驗問看若干人聞奏
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准中書批送下本所伏乞勘會
蘇軾舉主奉

聖旨李清臣按後聲說張方平等並收坐奉

聖旨王鞏說執政商量等言特與免根治外其餘依

次結按聞奏又中書省劄子權御史中丞李定等准
元豐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劄子蘇軾公事見結按
次其蘇軾欲乞在臺收禁聽候勅命斷遣奉
聖旨依奏按後收坐人姓名

王鞏

王誅

蘇轍

李清臣

高立

僧居則

僧潜道

張方平

田濟

黃庭堅

范鎮

司馬光

孫覺

李常

曾鞏

周放

劉摯

吳瑄

劉攽

陳襄

顏復

錢藻

盛僑

王紛

戚秉道

錢世雄

王安上

杜子方

陳珪

已上係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中繳入司

章傳

蘇舜舉

錢顗

蔡冠卿

呂仲甫

劉述

劉恕

李杞

李有間

趙鼎

李孝孫

伸伯達

晁端彥

沈立

文同

梁交

闕景仁

徐汝璵

吳天常

劉瑾

李必

晁端成

邵迎

陳章

楊介

刁約

姜承顏

張援

李定

毛國華

劉勛

沈迥

許醇

黃顏

單錫

孔舜亮

歐陽脩

焦千之

孫洙

岑象之

張健

陳烈

張吉甫

張景之

李庠

孫弁

已上承受無譏諷文字

御史臺根勘結按狀

御史臺根勘所今根勘蘇軾王詵情罪於十一月三十日結按具狀申奏差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錄問別無翻異續據御史臺根勘所狀稱蘇軾說與王詵道你将取佛入涅槃及桃花雀竹等我待要朱繇武宗元畫鬼神王詵允肯言得

一熙寧三年已後至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德音前令王詵送錢與柳秘丞後留僧思大師畫數軸并就王詵借錢一百貫并為婢出家及相識僧與王詵處許將祠部來取并曾將畫與王詵處裝褱并送李

清臣詩欲於國史中載所論并湖州謝上表譏用人生事擾民准

勅臣僚不得因上表稱謝妄有詆毀仰御史臺彈奏又條海行條貫不指定刑名從不應為輕重准律不應為事理重者杖八十私罪又到臺累次虛妄不實供通准律別制下問按推報上不以實徒一年未奏減一等合杖一百私罪

一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闕失等事到臺被問便具因依招通准律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

僚徒二年准勅罪人因疑被執職仗未明因官鹽問自首依按問欲舉自首又准刑統犯罪按問欲舉而自首減二等合比附徒一年私罪係輕更不取旨一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詵等致有鏤板印行各係譏諷朝廷及謗訕中外臣僚准

勅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准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准

勅館閣貼職許為一官或以官或以職臨時取旨據按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并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勒停放准勅比附定刑慮恐不中者奏裁其蘇軾係情重及比附并或以官或以職奉聖旨蘇軾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

烏臺詩案附錄

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分註云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

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掘至其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石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觴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

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貫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攷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老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誥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

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楊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續見
資治通鑑綱目



烏臺詩案附錄終

牛絃閣抄書人亥部



